

44

高等教育公共课教材

B0-0

Y27C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主 编 杨 河

副主编 林 娅 黄小寒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杨河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301-05223-5

I. 马… II. 杨…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724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著作责任者: 杨 河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223-5/B·021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市艺海打字服务社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8.125 印张 23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前 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室集体编写，供大学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教材。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注意借鉴和吸收学术界有关研究和教材编写的新成果，反映和概括我国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总结和反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分析和回答学生在学习提出的实际问题，力求简明、准确而又系统、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另外，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还阐释了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重要思想，努力贯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精神。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杨河（绪论）、黄小寒（第二章）、陈静（第三章）、张炳奎（第四章）、郭宝平（第五章）、李少军（第六章第一、二节）、林娅（第六章第三节）、于瑞霞（第七章）。全书由杨河、林娅、黄小寒主持编写并统稿、定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李士坤教授、赵建文教授、张守民副教授曾予以关注和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金海老师对初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编辑出版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缺点、错误，恳请读者和学术界同行批评指正，以便我们进一步修正、完善。

主 编

2001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哲学概论	(1)
一、哲学和哲学的产生	(1)
二、哲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9)
三、哲学的发展和基本派别	(1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2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历史意义	(21)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要求	(25)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中國化	(28)
第二章 世界统一于物质	(39)
第一节 世界的物质性	(39)
一、物质概念	(39)
二、运动	(43)
三、时间和空间	(47)
四、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50)
第二节 意识	(53)
一、意识的起源	(53)
二、意识的本质	(56)
三、意识的作用	(59)
第三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61)
一、人的实践活动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61)
二、世界物质统一性的科学根据和哲学证明	(63)
三、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65)
第三章 物质世界的辩证状态	(67)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67)
一、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67)
二、	辩证法的发展	(69)
三、	形而上学的历史地位及其产生的根源	(71)
四、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74)
五、	唯物辩证法的体系和核心	(78)
第二节	物质世界辩证发展的一般规律	(80)
一、	对立统一规律	(80)
二、	质量互变规律	(89)
三、	否定之否定规律	(95)
第三节	物质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范畴	(101)
一、	本质和现象	(102)
二、	原因和结果	(103)
三、	必然性和偶然性	(105)
四、	可能性和现实性	(108)
五、	内容和形式	(111)
第四章	认识和真理	(113)
第一节	认识的发生和本质	(113)
一、	认识的发生和发展	(113)
二、	认识的本质和两条认识路线	(117)
三、	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性	(120)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124)
一、	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践	(124)
二、	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发展	(127)
三、	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	(129)
第三节	认识的真理性的	(133)
一、	真理和谬误	(133)
二、	真理的基本属性	(134)
三、	真理的检验	(140)
第四节	辩证思维方法	(144)
一、	归纳与演绎	(144)

二、分析与综合	(146)
三、抽象和具体	(148)
四、历史和逻辑	(150)
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153)
第一节 社会与自然	(153)
一、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	(153)
二、社会和自然的对立统一	(155)
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159)
第二节 人类社会的本质	(165)
一、人类社会的构成	(165)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主客体	(167)
三、社会发展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发展史	(168)
第三节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171)
一、社会系统的构成	(172)
二、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技术形态	(181)
三、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182)
第六章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系统	(185)
第一节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及其规律	(185)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186)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189)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改革	(191)
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195)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96)
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199)
三、社会革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02)
四、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03)
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	(206)
一、科学技术的本质、作用和发展规律	(206)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09)
三、全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	(213)
第七章 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219)

第一节 个人和社会·····	(219)
一、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统一·····	(219)
二、人的本质·····	(223)
三、人的价值·····	(226)
第二节 社会进步·····	(230)
一、社会进步的动力与尺度·····	(230)
二、社会进步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235)
第三节 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	(241)
一、人的自由及其实现·····	(241)
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	(245)

第一章 绪 论

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已经大约有三千年的历史，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批判性地继承了以往的哲学思想成果，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节 哲学概论

一、哲学和哲学的产生

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它萌生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古希腊人把这种探索称为“爱智慧”。“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文 *philosophia*，本来就由“爱”（*philem*）和“智慧”（*sophia*）两字所组成。“哲”之为“学”，就是指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这一对于哲学本意的理解，后来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将哲学看作智慧之学，并不意味着只有哲学才能给人以智慧，实际上，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能给人以智慧，而且哲学智慧还离不开具体科学智慧，古希腊人仅仅称哲学为智慧之学，是与当时具体科学还不够发达，人们误以为哲学是“知识的总汇”有关。不过，哲学智慧确实又与具体科学智慧不同，因为它不是关于世界某一方

面或某一过程的知识，而是关于世界万事万物的共同本原或共同本质的学问，换言之，它是一种世界观。

世界观可以有多种形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未经理论论证的世界观，是自发的世界观。自发的世界观人人都会有的，来自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各种经验的总结，渗透在人们对事物的具体看法中，往往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正统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教义体系，这是神学家对各种宗教信条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结果。哲学世界观不同于自发的世界观，它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世界观也不同于宗教世界观，它对世界本原的把握不是建立在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上，而是诉诸于人的高度自觉的理性认识。

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人类生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科学知识极端贫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往往表现为借助超自然的幻想来说明世界各种现象的原始宗教和神话。随着实践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这种原始宗教和神话逐渐演化成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充分发展了其中对超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因素，最后从多神教中产生了一神教的观念而形成了正统宗教；另一个分支则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因素，最后在对各种实证知识的概括中形成了哲学。

从原始宗教和神话中产生出哲学，取决于四个基本的条件：一是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说到底也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的时候，一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进行专门的哲学研究，构造理论化系统化的哲学世界观；二是具体科学的初步形成，只有在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整个世界共同本质作出一般性的概括，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以及希腊之所以成为哲学的最早发源地，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较早地进入了古代经济发达的历史，在农业、建筑业、航海业等发展的需要的推动下，数学、力学、天文学和一些社会科学都

达到了那个时代的相当高水平，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有明显的进步，哲学是对世界的概念把握，与原始宗教和神话的感性化想象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以物我之分为前提，后者往往是物我不分，浑然一体。从原始思维转化为哲学思维，依赖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只有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透过万事万物所呈现给我们的现象去把握其共同本质；四是社会集团的利益需要，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要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一定社会集团的现实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最初的阶级对立，即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这时，作为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共同体的精神力量的原始宗教和神话这样的世界观，不再可能继续成为奴隶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力量，构造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从理性的高度论证阶级划分和阶级统治的合理性，成为奴隶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社会需要，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产生从可能变为现实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哲学产生的条件可以看出，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必然具有时代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赞同黑格尔的这个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①。因为在真正的亦即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哲学中，集中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②。因此，尽管从形式上看，哲学所使用的普遍概念和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似乎远离现实，纯粹是哲学家在书斋中冥思苦想的产物，其实不然。所有哲学家都生活在尘世之中，他们的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越现实但却决不可能脱离现实，脱离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且真正的有意义的超越只有在深刻把握现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

哲学的时代性说明了哲学的历史性，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一段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219—220页。

史过程。哲学依存于时代，也就意味着哲学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并不是说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身会变化，如果是那样，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了，而是说在不同时代，哲学家对哲学根本问题的理解和回答会有着不同的特点，哲学家在根据现实的需要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所得到的结论，尽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决不是纯粹的绝对真理，总有不完善的方面，需要补充和修正。人类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认识的历史也就是哲学的历史，每一个哲学家，特别是那些在自己的哲学中反映了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家，都为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有权利说自己的哲学是哲学史发展顶点的绝对真理体系。

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代的特征不是抽象的，而是不同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哲学的时代性也就包含着哲学的民族性，以共同的地域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民族共同体，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水平上的差异，各有自己的不同的哲学。从宏观的角度上看，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以来，注重研究存在本原的问题，形成了本体论的哲学传统，在思维方式上比较强调主体和客体在统一中的对立，讲求通过观察、实验去改造自然的科学理性倾向比较突出；而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儒学，则注重研究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形成了伦理学的哲学传统，在思维方式上比较强调主体和客体在对立中的统一，讲求通过人的内心体验和道德实践去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顺其自然”倾向比较突出。从微观的角度上看，即使是同属于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彼此也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哲学不同于印度、日本的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不同于英美哲学等等。哲学的民族性或各民族哲学的差异性哲学发展的根基，这些民族性特征作为哲学发展中的个性，体现着哲学发展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复杂性，它们各有优点，彼此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

哲学的个性不仅体现在哲学的民族性上，而且还体现在每个哲学体系的不同特色上。哲学体系往往是以哲学家的个人名字命名，在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培根哲学、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海德

格尔哲学等等；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曾有过老子哲学、庄子哲学、孔子哲学、朱熹哲学、王阳明哲学、王夫之哲学、戴震哲学等等。这些哲学家所创立的哲学体系虽然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在创立过程中，与这些哲学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阅历、知识结构、思想方法、专长兴趣、性格风貌等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整个哲学史是由各个民族的哲学史构成的一样，各个民族的哲学史是由不同的哲学家在不同的时代所创立的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所构成，如果说哲学的民族性或各民族哲学的差异性就是哲学发展的根基，那么哲学家在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个人创作就是这个根基的形成因素。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家在思想上的推陈出新，鼓励并创造条件支持哲学家在学术上独立思考、发展个性，是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保持常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哲学的民族性和个性并不排斥哲学的世界性或哲学问题的共性，在各个民族的哲学发展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倾向表现了人类在思考自身与世界关系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共同性理解方式，因此，尽管存在着哲学的民族差异性，但各民族哲学之间完全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相互吸收和相互补充。中国明清之际特别是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曾有过较大规模的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对于启迪民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的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冲击顽固派所坚持的封建道统起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后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传统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专门研究，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逐渐暴露，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中的合理思想越来越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重视和肯定。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将使人类历史从过去的各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今天，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使这种转变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哲学之间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补充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使哲学有可能更广泛、更深刻

地体现着时代精神。马克思曾经预言：“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①

在分析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哲学家的个性问题时，需要考虑哲学的阶级性。哲学最初形成于阶级社会，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的社会意识，哲学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哲学的阶级性不是指哲学所要研究的根本问题有阶级性，如果是这样，在人类走过阶级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以后，哲学就不再存在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哲学思维一旦形成，将一直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那么哲学的阶级性又是指什么呢？这主要是指：第一，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家在进行哲学研究特别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哲学研究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对事物作出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第二，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家所创立的哲学体系，不论哲学家个人愿意与否，都存在被一定阶级从中引出政治结论来为自己服务的可能性；第三，在阶级社会中，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由于其活动方向与社会发展趋势有一致性，一般比较倾向于如实反映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反，保守的反动的阶级由于其活动方向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一般比较倾向于歪曲反映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哲学的阶级性是哲学的时代性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会不同程度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判断某个哲学体系的阶级性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首先，应该看到，某种哲学体系的阶级性与创立该体系的哲学家的阶级出身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的阶级基础时曾指出：“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其次，还应该看到，哲学体系的阶级性和真理性之间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的确，当历史上一个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用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以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为自己思想武器的保守的反动的阶级，它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从总体上讲，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无条件地垄断了哲学真理，更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的每一个成员的思想或这个阶级每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必然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着，其先进性或正确性都是相对的，而且还在于，即使在总体上是错误的 worldview，例如哲学唯心主义，也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产物，其中也可能包含着各种真理的因素及其对人类文化的积极贡献。因此，对一个哲学家历史地位的评价，既要看他当时客观上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作用如何，还要看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哲学在一定的时代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一种文化形态，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的灵魂。就它是一种文化形态而言，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不能脱离一定时代的文化土壤，它必须在与那个时代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就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的灵魂而言，哲学又是各种文化形态精神的概括和升华，它以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涵，为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提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展示理想的境界和根本的意义。因此，哲学集中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精神文明发展所达到的程度。

哲学在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能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既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也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各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因而也有关于这些研究方法的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科学的方法论不同，它不局限在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方法的理论，例如实事求是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等。哲学方法论决定于世界观倾向，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一般而论，也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人们的世界观不同，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唯物主义世界观导致的是尊重客观实际、使主观思想符合客观实际的方法论，而唯心主义世界观则会导致相反的方法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实践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从而形成不同的方法论。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哲学中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讲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的灵魂，是指其精华的方面。因此在对待任何一种传统哲学的问题上，都要有辩证的态度，既不能采取片面肯定一切的复古主义，也不能采取片面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要根据现实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基础。早在《周易》八卦的观念中，就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萌芽。到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影响较大，儒学的地位尤为突出。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确立了在中国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与后来逐渐兴盛起来的道家以及受印度佛教传入影响而形成的中国佛教哲学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形成注重对立面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树立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价值观念、坚持团结统一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正确地认识和继承这些思想遗产，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意义十分重大。

二、哲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正如哲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样，人们对哲学的对象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这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正确理解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就已经提出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万物的本原或“始基”，亚里士多德则更为明确地认为，哲学是一门关于万物“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的知识，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即形而上学。这种对哲学对象的理解，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当时的一些哲学家还没有将哲学的对象与万物的具体存在形态区分开来，误将“水”、“气”、“火”等视为万物的本原或“始基”；二是没有将关于哲学对象的知识与具体科学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区分开来，误将哲学视为包罗万象的知识的总汇。这后一个缺陷甚至在进入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后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克服。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曾将哲学比作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从这棵树上长出的树枝是实证科学。另一位开创者培根把哲学理解为对应于理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科学又包括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物理学研究自然界中不断变化着的有形客体的近因，形而上学则研究自然界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哲学家看来，哲学这种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女王”或“科学的科学”，它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代表着知识的终极真理。

人们对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上的缺陷，是与当时人类的认识，特别是具体科学的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哲学形成的早期，各种具体科学尚处在襁褓阶段，远不能为人们揭示世界的本质和普遍联系提供足够的科学材料，为了说明世界，人们不得不用哲学关于世界的“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的知识去设想整个世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门别类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具体科学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但在15—17世纪，它们还没有完全从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往往还要借助于哲学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各种现象，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还不

能完全摆脱“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关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①。

这种情况在18世纪得到了改变，随着各门具体科学的相继成熟，哲学日益失去了过去那种“独尊”的地位并开始受到了批判。马克思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像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②

在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人们对哲学的对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在这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起了重要的作用，康德首先明确区分开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与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自然科学是现象界的知识，而形而上学则是关于本体界或“物自身”的学问，两者界限分明。黑格尔不同意康德关于“物自身”不可知的看法，认为哲学虽与具体科学不同，但它不能脱离具体科学，哲学是具体科学的经验的总结，只有当它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经验的结果时，它才得到自己的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哲学对象的合理思想，科学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区别的方面看，哲学的对象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③，也可以说是“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④。这个最普遍的一般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